

其船官帶各員死事慘烈情形

恩後卿恭摺仰祈

聖鑒事 界海軍提督丁汝昌呈稱海軍各兵艦奉訓

設免恩商有隨習者連總去則威休銘人當

甲午海戰秘史

北洋海軍甲午戰史

陳悅 著

勇揚威十船距口外十二海里下旋十八日十

初遙見西南有煙東來知是倭船即

吉林大學出版社



碧血千秋

——北洋海军甲午战史

陈悦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陈悦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3

ISBN 978-7-5601-3767-4

I. 碧… II. 陈… III.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研究 IV. K25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156 号

书名: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

作者:陈悦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许海生 封面设计:方禾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威海市大众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16

印张:23.625 字数:420 千字

2008 年 5 月 第 1 版 2008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01-3767-4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www.ji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序

甲午战争史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这些年来,从事这个专题研究的学者甚多,取得的成果也很丰富。无论史料发掘整理,还是研究的深入探讨,都不断有可喜的进展。与其他研究分支比较起来,这个领域还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许多学术圈子之外的朋友,也一直在关心研究的进展,并且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心得体会。我想,这是一个值得称道和发扬光大的好现象。

仔细想来,其实我自己就算是学术圈外的票友,有时候在发表论文的时候,还会为如何标注“作者单位”而动番脑筋。票友要在史学研究上做出成果,并得到承认和重视,显然要比圈子里的学者更为困难。然而,与历史研究的其他课题不同,由于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道极为惨痛的伤痕,关注这段历史的朋友,自然都是关心民族兴亡的热血人士。在投入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是想弄清楚,近代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之后,近代化为什么会夭折?在中日两国的国运相搏中,拥有强大海军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运用出了什么问题?甲午战争对于现代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启迪?这些困惑,激发出他们对于甲午课题研究的热爱,这种热爱,往往超越了谋生手段的局限,也就成为一份执著的兴趣,一种真诚的投入,一腔豪情的绽放。

本书作者陈悦,也是个史学圈外的票友,最近十年来,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他从前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学校毕业后在长江之畔的一个宁静的小城市从事电脑工作,业余时间办起了“北洋水师”网站。因为威海市有关方面投资建造“定远”号纪念舰相邀,竟使他抛家别舍,来到渤海之滨,全身心地投入到“定远”纪念舰的复原考证中去。并由近代军舰研究又进一步转入甲午海战研究,最终写出这部专著《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

来。他的这种激情，一直使我钦佩。

关于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历史，前些年成果很多，基本叙事的架构早已形成。要发出别人没有发过的声音，形成有鲜明特点、有说服力的一家之言，其实困难很大。陈悦早年对近代军舰发展史所做的扎实研究，使得他在研究海战时，就能有效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同时，他注重认真阅读史料，并认真发掘史料，他的专业阅读量，其实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专业研究者。加上他善于思考，许多早已广开发表的档案文字，在他的研究之下，就生发出新鲜的意境，比如对档案里不为人特别注意的细节，进行反复研磨分析，发现了足以对某些史事重新评价的新成果。他创办的“北洋水师”网站上，天天有青年人在讨论，在碰撞，在关注许多过去不曾被关注的细节，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向更深的领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从互联网诞生之后，就打破了文字写作的固有传统，印刷出版的纸质书刊不再是传播思想的唯一载体。同样，互联网拉近了专业学者和业余研究者之间的沟通距离，寻找资料，讨论课题，交流思想，以及把深奥的学术成果迅速向普通读者进行传播，都变得更为便捷。许许多多本来不可能对专业研究发表意见的青年人，用网站的论坛和博客，展现自己的观点，交流各种最新的成果，甚至把全世界各个角落原本不可能认识的人士，团聚在一起，成为争论的对手和朋友。你在网上梭巡，会发现有许多冷僻的课题，竟然也会有人在做非常投入的研究。在这样的时代，专业研究者与业余研究者的距离在缩短，如果漠视这种变化，漠视“票友”们精彩纷呈的表演，专业研究者的研究必然是不全面的。而业余研究者们，如果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学术素养，就完全可以在庄严的学术殿堂里，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以为，陈悦就是这样的后起之秀，对于他，我寄托着厚望。

从网络起家，陈悦还是用自己的辛勤耕耘，换来了第二部学术著作的出版。我向他祝贺，希望他取得更大的成果，也希望大家喜欢他的这本新作。

姜 鸣

2008年3月于上海

引 子

发生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为求强求富进行的洋务自强努力,经此一战前功尽弃,近代日本则藉此战的胜利迅速崛起。

追溯自己国家战争失败的历史,尤其是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历史,看着中国军人的伤亡数字,看着一个个耳熟能详的中国名地落入敌手,心情无疑是极为沉重和痛苦的,如同揭开伤疤带来的锥心刺骨般的疼痛。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逃避疼痛而不去正视历史,一个国家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往往就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会迸发出来,自尊的牺牲勇气、可贵的抗争精神,都充盈在这场战争中。

与甲午战争陆地战场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截然不同,正如日本方面自己所述的那样,日本在海上遇到了真正的敌手。

1888年创生的北洋海军,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高度近代化(或称为西化)的武装力量。军官群体主要由学堂培训出来的专业人员组成,其中不乏具备西方海军学校修学资历的佼佼者,士兵群体也与陆军截然不同,都需要经历专门教育,而后层层考核逐渐选拔递升才能胜任舰上工作。在全盛时期,这支海军被誉为亚洲第一,拥有包括亚洲第一巨舰“定远”级铁甲舰在内的诸多闻名世界舰船史的战舰,拥有训练效仿欧洲列强海军的海军官兵,每年北上南下巡弋在海参崴至新加坡间的辽阔海域,猎猎龙旗,显示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存在。

然而不幸的是,这支海军的全盛时期也是她衰败的开始。国家政策的不明确和不持续性,使得北洋海军自建军以后渐渐落寞,经户部禁令,停止了武备更新、添置活动。如同一台计算机,买来的时候虽然是潮流巅峰,但是主政者不懂得需要连续投资,不断升级换代以永葆青春,数年之后原本的亚洲第一巨舰就会归入淘汰之列。

与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原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则赖倾国之力不断奋起直追。1891年,俄国太子访日时,在前往琵琶湖途中遭遇日本警察行刺,酿成琵琶湖事件,俄日关系恶化。为了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修成和海参崴军港启用前抢占与俄国开战的战略优势,占据朝鲜与中国东北进一步成为日本坚定的国策,为此愈发加大军备投入。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陆军已经完成了全面近代化,日本海军实力也超越中国,一举成为亚洲第一。

就在这样的局势下,为抵御外侮,北洋海军开始了与日本海军的恶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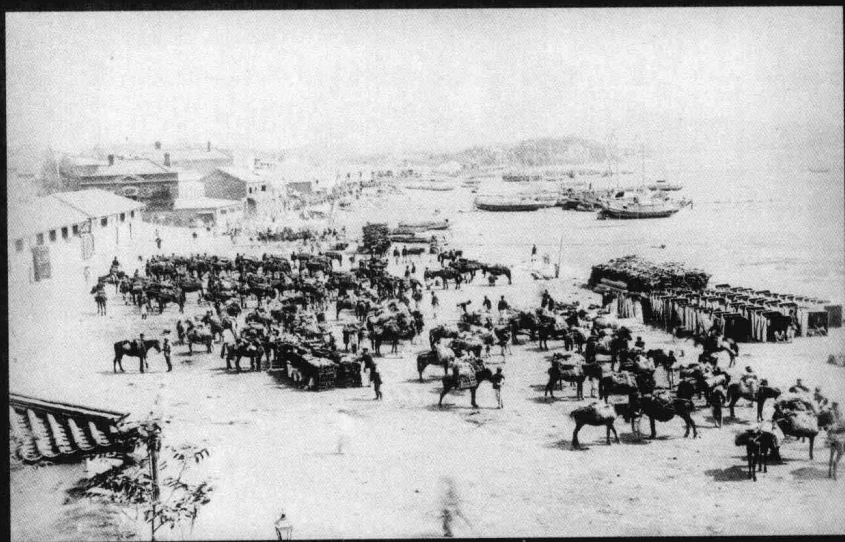
目 录

| | |
|---|-------|
| ■ 序 | (1) |
| ■ 引子 | (1) |
| ■ 第一章 祸起三韩 (东学党之变·丰岛海战) | (1) |
| ■ 第二章 丰岛余波 (成欢之战·平壤之战) | (43) |
| ■ 第三章 黄海鏖兵 (黄海大东沟海战) | (65) |
| ■ 第四章 金旅陷落 (日军登陆花园口·金州之战·旅顺之战·大连湾失守) | (193) |
| ■ 第五章 日落威海卫 (日军登陆荣成湾·威海外围战·刘公岛保卫战) | (237) |
| ■ 附录 | (356) |
| 主要参考书目 | (358) |
| 后记 | (371) |

第一章 祸起三韩

“……中国并没有触怒任何人，她没有任何过失，从来不喜欢战争而宁愿忍受牺牲，她只是一个老大的病夫，过了若干世纪的太平岁月，无形消失了活力，现在正当她慢慢复苏的时候，却被这短小精悍全副武装的日本扑到身上……”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



在朝鲜仁川大举登陆的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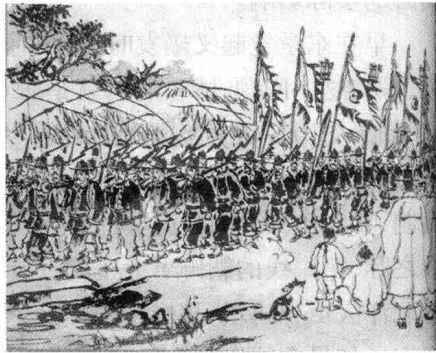


东/学/党/之/变

公元1894年,中国农历甲午。这一年的春夏之际,因为不堪忍受政府的残酷压榨,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起义者将朝鲜近代以来遭遇痛苦命运的根源归结为吏制腐败和政治黑暗,以及西方列强尤其是邻国日本长久以来的欺凌。提出了发扬传统的儒家东学,驱逐抵制东西洋西学,“主击倭洋”的宗旨,将维护儒家经典和民族传统作为起义的理论基础。在“除暴救民”、“逐灭洋倭”等口号号召下,^①东学党徒席卷城市,一路打击贪官、开仓放粮,响应者甚众,半岛为之震动。6月1日,起义军更是攻克了朝鲜南方重镇全州,直逼京城汉城。遭遇漫天而来的起义,朝鲜李氏王朝政府曾迭次派兵镇压,甚至请求中国派出驻朝的北洋海军部分舰船帮助,出动了经中国武装训练的西式新军——京军壮卫营前往戡乱,但都归于无效,一一铩羽败北。为尽快收拾近乎溃烂的局势,防止列强趁机插足干涉朝鲜内政,在中国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居间建议下,朝鲜政府经过权衡,决定向中国照会乞援,请求宗主国直接出兵帮助戡定内乱、绥靖局势。



东学党起义领袖全琿准(照片中坐者),日本入侵朝鲜后,被日军抓获杀害。



前往镇压东学党起义的朝鲜军队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向中国岁修职贡的属地,过问这个传统属邦的内政,在当时清政府看来无疑是天经地义的既有权力,但是紧邻着朝鲜半岛的东瀛岛国日本也对这块三韩之地窥伺不已。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日盛的日本,随着自身实力

^① 提亚加伊:《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5页。

的不断膨胀,受限于海中一隅,本国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急欲挑战原有的东亚势力格局,扩大所谓“生存空间”,“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实现向大陆扩张的领土野心。为寻求进军大陆的跳板,朝鲜半岛上政治腐败、国力积弱的小国朝鲜,自然而然成为其准备首先征服的目标。日本政府先后于1882、1884年分别挑起壬午、甲申事变,企图利用朝鲜的亲日派,以及朝鲜大院君李昉应与国王李熙、王后闵氏之间的矛盾,促成朝鲜国内发动政变,脱离中国,建立亲日政权。但是由于中国在两次事件中都采取了强硬反对措施,加上朝鲜政府内亲华派的极力抵制,使得日本始终未能得逞。

当时的中国政府上下,尽管目睹了日本接连挑起衅端,开始认为日本“终为中国永久大患”,但出于珍惜中法战争结束后难得的和平局面,以及对于蕞尔小国日本自古以来的轻视,认为日本无论多么外露嚣张,终究不过是夜郎自大而已。在对日外交上采取了尽可能妥协的和平政策,面对早已磨刀霍霍的东邻,还是天真地抱着东亚兄弟同文同种,应当共同团结抵御西洋外侮的幻想。1885年,为解决前一年甲申事变的遗留问题,中日双方在天津举行谈判,涉及到朝鲜宗主权的很多关键事项中国都逐一做了让步。事后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等于已经默认了日本势力在朝鲜的实际影响。

早在东学党起义爆发时,清政府已经预感到朝鲜政府可能无法招架,会前来乞援,围绕这一问题,清政府内就是否可以出兵先期已经进行了讨论。普遍的意见是,如果中国军队直接进入了半岛,有可能会刺激到对朝觊觎已久的日本,难保不会引发什么事端。但是如果置属邦的乞求于不顾,似乎又不符合驾驭万邦的祖制,有伤体面,而且在国际上也会动摇朝鲜是中国属国这一既有的事实。左右为难之际,第一线的朝鲜事务主管官员,少年气盛的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致电北洋大臣李鸿章,积极主张出兵入朝。袁世凯认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只规定了如果中国出兵,必须“知照”日本,但并没有赋予日本同等的出兵权,而且袁世凯声言,根据他自己与日本驻朝外交官员的接触情况来看,日本“重在商民,似无他意”,信誓旦旦保证日本绝对不会横加干涉。受袁世凯错误判断的左右,当6月3日朝鲜政府的乞援照会正式递达到京师后,清政府便做出决策,放心大胆地出兵朝鲜。主持北洋一带对外交涉以及海防、军事事务的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然成为出兵计划的具体执行者。经奏请,朝鲜政府乞援的当天深夜,李鸿章即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等部准军精锐2000余人,以及北洋海军军舰准备赴朝,同时下令轮船招商局商船北上听用。

仅用2天时间,中国的先头部队就束装准备完毕。6月6日,从天津芦台等地调集的淮军以及天津武备学堂见习军官共计910人,由山西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乘坐火车到达大沽。下午6时,全军连同所带的90余匹军马、4门金陵机器局造60mm口径行营炮都登上招商局“图南”号商船,当日夜间7时,在北洋海军“超勇”号巡洋舰护航下,开赴朝鲜牙山湾内的白石浦里登陆,^①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随即将出兵情况通报日本政府。两天后,直隶提督叶志超统率赴朝军主力淮军正



乘坐运兵船远赴朝鲜的中国陆军

定练军等部1555人在山海关一带集结完毕,携带4门87mm口径火炮,分乘招商局“海晏”、“海定”两艘商船先后开赴朝鲜。^②与此同步,北洋海军的“济远”、“扬威”、“平远”、“操江”等军舰先后抵达朝鲜沿海,分驻牙山、仁川、大同江等各要害口岸,控制局势、保护侨民。一时间龙旗猎猎,水陆并进,这是中国自明末援朝战争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地用兵朝鲜半岛。

然而清政府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其实堕入了日本政府预先布设下的圈套。对朝鲜半岛图谋已久的日本,从壬午、甲申两次事变被挫败后,就积极扩充军力,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再掀波澜,实现彻底控制朝鲜的企图。1891年发生的琵琶湖事件,又进一步刺激日本对朝鲜和满洲的贪欲。

东学党起义发生后,日本政府判断这是挑起事端的难得良机。5月31日起义

^① 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一卷,东京印刷株式会社,明治三十七年版,第78页。

^② 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一卷,东京印刷株式会社,明治三十七年版,第78-79页。

军夺取全州的当天,日本政府即以陆军大演习为名,开始紧急征集日本各港口的商船,预先做好运兵朝鲜的准备。次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出兵决定,国内开始进行总动员。6月5日,更是设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战时大本营。东瀛三岛的战争机器已经完全开动起来。为将中国军队拖入朝鲜半岛,挑起战争借口,日本驻韩外交官员多次会见袁世凯,进行诱惑欺骗,积极怂恿中国出兵。6月8日,就在中国聂士成部陆军进驻牙山的当天,早有准备的日本随即派出先头部队登陆朝鲜。不顾中朝两国的强烈抗议,长驱直入朝鲜首都汉城四周,抢占地利,蛮横地宣称既然中国已经出兵,日本也有同等的出兵权力,并拒不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此后,由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的兵力达7000余人的混成旅团也从本土出发,源源不断登陆朝鲜半岛。至6月16日,日本混成旅团第一部4000余人到达朝鲜,兵力上完全超过了驻韩的中国军队,而且控制了汉城、仁川等重要城市,势头咄咄逼人,朝鲜局势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剧变。

增/兵/三/韩

与野心勃勃的日本不同,清政府当时出兵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回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平息朝鲜半岛的东学党农民起义而已,因而派出的总兵力只有2465人。中国军队到达朝鲜后,颇有一番上国天兵降临的做派,军容纪律异常整肃,一路上张贴告示、宣抚招安,赈济贫苦民众,很受朝鲜百姓的欢迎,“见大兵至,咸扶老携幼来观”。出于对宗主国军队的敬畏,东学党起义军闻风而散,双方没有发生任何战斗,6月12日,正当中国的主力部队还在牙山湾忙着登陆时,东学党就与朝鲜政府达成妥协,主动撤出全州,起义就此烟消云散。

眼见出兵任务轻松完成,中国军队似乎可以顺利班师回朝,但是不请自来的日军使得半岛局势趋于复杂,2000多名在朝中国军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为防不测,提督叶志超一面将军队集中在牙山湾畔的小城牙山待命,一面紧急向国内报告局势动态,请求指示。

究竟应当如何应对眼前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局,清政府中枢也没有定见,自朝鲜乞援开始,清政府的决策主要依赖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判断和策略。李鸿章统率淮军和北洋海军日久,对当时中国国防的底细究竟如何心知肚明。北洋沿海堪当近代战争的新式陆军——淮军,总兵力不过只有三四万人,这其中还得除去大量用于炮台要塞驻守防御的兵力,实际真正能够抽调作战的机动兵力非常有限(同时期

日本的新式陆军总兵力在24万以上,甲午战争中直接投入中国战场的达15万以上),而北洋海军的舰只更是样式落后,炮位单薄,缺乏新式快船、快炮。

深知此时日本的军力已非昔日可比,“北洋所有之实力,以之自守,尚可勉足敷用;战于境外,虽蕞尔日本,胜算亦所难必”。因而在对日策略上,李鸿章始终采取带有妥协性质的守势,寄希望于外交折冲。但是此时的日本早已举债西洋全国动员,立定决心,如同输红眼的赌徒,倾注全部资本于一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李鸿章幻想通过外交和平化解冲突,显然已无可能。

回应朝鲜事变,李鸿章首先采取了外交谈判的办法。鉴于东学党事变已经平息,提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结果遭到日本“我断不能撤驻朝鲜之兵”的照会答复,即日本所谓的“对中国第一次绝交书”。继而,日本政府抛出中日联合改革朝鲜内政的主张,对于这一矛头直刺中朝之间传统藩属关系的提议,中朝两国都予以断然反对。李鸿章转而选择国际调停,通过与各列强驻华使节会商,希望借助列强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远东拥有较大实力的英、俄两国从中斡旋,劝说日本撤军。早已完成战争准备,在朝鲜半岛的兵力完全处于优势的日本自然对此了不在意,发出对中国的第二次绝交书,黑白颠倒,蛮横地称“……詎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①至此,李鸿章主张的和平解决策略完全落空。

早在日本发出第一次绝交书时,当时清政府内除洋务派之外的另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积极活动,主要由御史、言官构成的清流党保守顽固派纷纷上书请战。清流言官属于传统文人,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乃至近代军事一概懵懂无知,仅从传统名教仁义道德层面出发,认为日本的行为无法容忍,保护属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主张立刻增兵朝鲜与他们想象中的弱国日本开战,对一心想保和局的李鸿章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指责。

随着与日本谈判的节节失利,加上期间日本继续不断地对朝增兵,清政府内主战派的声势越来越大,占据上风,清廷中枢的对外策略发生转变,开始倚重清流派。7月15日,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均极震怒,很快召集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翁同龢以及军机处、总理衙门相关各亲王、大臣进行会商,决意增兵主战。严谕负责北洋一带对外交涉及海军建设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

^① “日本使臣小村照会”,《中日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8页。

畏葸，著慄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徇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①

此时到达朝鲜的日本军队兵力已近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每日由水陆运弹丸雷械甚多”，完全抢占了天时、地利。而中国在李鸿章主和与清流派主战间摇摆不定，2 000 多中国军队不战、不走，茫然无措，白白错失了宝贵的时机，整个朝鲜半岛局势处在战争的边缘。清政府一力主战的严令下达后，李鸿章开始匆匆准备备战事宜，四处抽调淮军主力，增兵朝鲜。

李鸿章的战略布署主要分为两个方向。首先是北路，鉴于日本控制了朝鲜首都汉城这一事实，决定进占大同江畔的朝鲜第二大城平壤，依托大同江天险，阻止日军北上，进而以此为后方挥师南进驱逐日军。7月21日派遣原驻扎天津小站的总兵卫汝贵部淮系盛军步骑13营计6 000人，以及驻扎旅顺口的骁将提督马玉昆部毅军6营2 000人，先由大沽海运至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然后从陆路经朝鲜边境重镇义州开赴平壤（原计划直接海运经大同江登陆平壤，但是因为日本海军在朝鲜沿海活动频繁，而且大同江口被布设了大量水雷而作罢）。此外，经过电商盛京将军，派遣提督左宝贵部奉军3 500人由东北陆路进入朝鲜，抢占平壤地利，总计北路兵力11 500人。

南路方面，李鸿章原计划将深陷日军势力后方的牙山驻军海运北上，从大东沟登陆后会同北路各军一起进驻平壤。但是统帅叶志超担心当时日本海军已经麇集仁川一带，海运风险过大，建议仍然坚持驻扎在日军后方，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梗日兵南路”。李鸿章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为加强牙山守军实力，增调淮系吴育仁部仁字营以及天津练军2 500人，由记名总兵江自康率领，冒险直接海运牙山增援。为增加安全性，李鸿章没有使用招商局的商船运输，而是通过津海关道、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盛宣怀，重金租赁了三艘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的商船“高升”、“爱仁”、“飞鲸”，期望高悬的米字旗，能让日本军队有所顾忌。^②

^① “军机处寄李鸿章谕旨”，《中日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0页。

^② 关于增兵方案，见“寄译署”、“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9-780页；785页。

护/航/牙/山

1894年7月19日,李鸿章致电在威海刘公岛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正式通报租用三艘英国商船,及调派招商局“镇东”商船,于当月21、22、23、24每日开航一艘运兵牙山的计划。要求海军“酌派兵船数只,届期往牙山海口外游巡”,特别强调“须俟四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归”。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还注明“无需兵船护行”,由于战事尚未实际爆发,李鸿章的命令只是要求北洋海军军舰在牙山湾外守护,因而军舰担负的是登陆场警戒任务,而非运兵船航行中的护航。^①

丁汝昌就此立刻做出布署。自从朝鲜东学党起义发生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家海军,和平时代本就航迹繁忙的北洋舰队更显忙碌。最先是应袁世凯的请求派出“平远”号近海防御铁甲舰开赴朝鲜沿海,协助镇压东学党起义。其后随着清政府出兵赴朝戡乱,以及日本不断增兵朝鲜,北洋海军的“镇远”、“济远”、“扬威”、“超勇”、“广乙”、“广丙”、“操江”、“康济”等军舰接续来往于黄海海面,或是护航、巡弋、通信,或与在朝的日本军舰并泊抗衡。除了编订计划,派出军舰外,被很多后人认为是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提督丁汝昌,还在亲自积极着手安排军舰的修整、补给等工作。丰岛海战之前,丁汝昌大体亲自办理了以下一些技术工作:与开平矿务局交涉,为军舰预储煤炭。将和平时期封存的蚊子船全部恢复现役。与旅顺基地交涉,征集鱼雷艇。将“定远”、“经远”、“来远”等主力战舰上坞整修,刮船底,以提高航速。与天津机器局交涉,催发各舰弹药。由于北洋军舰普遍采用水线以下红色、舰体黑色、上层建筑白色、桅杆烟囱黄色的维多利亚涂装,为伪装起见,他下令将各舰白色的上层建筑油漆为黑灰色。^②

20日,具体组织运兵调度事宜的盛宣怀电告丁汝昌,通报了更为详细的运输计划。即由于牙山湾内水深不够,商船无法直接驶入靠岸,需要在湾外用小舢板、驳船换乘转运,上驶70里后才能抵岸登陆。但是牙山口内当时只有三十艘驳船,每船仅能载运30人,如果三艘商轮一起驶到,势必会阻滞在牙山湾外等待转运,难免遭到日军的偷袭,因而决定调整运兵时间。21日开“爱仁”,23日开“高升”,25

① “寄丁军门”,《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0页。

② 丰岛战前丁汝昌安排北洋海军战备工作的情况,见:《丁汝昌集》1894年6、7月间信函。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